漫畫漫話

創刊號



每册大洋貳角

國貨撲克牌



超勝舶來價廉物美之新貢獻





黃濼生研製
振新工業社出品

101 經濟便宜 得未曾有
202 印刷精美 售價低廉
313 歷史人物 美艷奪目
414 紙張堅緊 印刷上臻
202 小撲克牌 攜帶便利

發行所 上海石路久安里七號 電話九三一九二號
製造廠 閘北北寶興路一七〇號 電話閘北四一六二九號

漫畫漫話

創刊號

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一三四號

封面——墨水中……………………凌波

漫話

在務本……………………曹聚仁
談傀儡戲……………………徐懋庸
大和魂的表現（附插圖）……………………行素
「雜感」底雜感……………………胡依凡

散文

雕刻家劉開渠……………………郁達夫
什剎海與小市民……………………蘆焚
喊渡姜……………………沈聖時
相罵……………………沈右銘

歷史小品——或人……………………莊啟東
家……………………沈聖時
窗前……………………阿玲

詩

詩經今譯……………………顧詩靈
古畫集……………………番草

速寫……………………伍月譯

歸來……………………艾蕪

小說

醫院裏的太太……………………周楞伽
接見……………………夏征農

中篇連載——平行線……………………李輝英

怒吼……………………唐英偉
沒有歸宿的人……………………胡其藻

木刻

紀念堂之一角……………………胡其藻
農村風景……………………胡其藻

封底——上海之長城……………………徐行

漫畫

逃亡或私奔……………………棣頁
女人，丈夫，哈叭狗，玩物……………………陳靜生
特種介紹（四幅）……………………陳青如
旁觀者（四幅）……………………振基
吸血場中……………………棣頁
乘其不備（四幅）……………………顧士洪
財迷之心理表現（六幅）……………………胡忠飄
中獎以後……………………丁爾賓
會議……………………豐子愷
窮畫師……………………丁爾賓
回到自然……………………LY
東洋素描（二幅）……………………陳新六
花柳病患者……………………萊萊丕
河東獅吼……………………銅柯
大煞風景……………………流鶯
貪方便（四幅）……………………張鴻飛
趁火打劫（二幅）……………………丁兒
人生小調（四幅）……………………蕭劍青
知己知彼？（四幅）……………………謝志雲
舞罷……………………丁聰
生活？……………………丁悚

新光霓虹公司

規模宏大　組織健全

完全華商
創辦最久

本公司專製各種霓虹工程經驗宏富質料精良光彩奪目設計週詳價格低廉服務迅速備有喜壽奠大減價等字供客租賃



總公司　上海廣東路一六一號　電話一九八〇二
製造廠　上海江西路六十六號
分公司　南京國府路一二三號　電話二三一二二四

忠彪圖畫函授學校

詳章附郵五分即寄
校址新聞路大通路東斯文里一三一〇
電話三三一〇七





漫話



務本

曹聚仁

不知怎樣的，我也挾了書包，到那個古老的女塾去上課了。

十年前，藝術師範大學在辣斐德路開成立會，席上歡迎吳稚暉先生做校董；吳老頭子滔滔地說了許多話；我只記得他說：『對面那個務本女塾，三十年間，一間極小的客廳，十二三個女孩子，其實年紀都已二十開外，蹺着鼻子用古文腔讀英文。』我想：那到怪有趣的！二十四五歲的大孩子，搖頭擺尾像老先生一樣唸英文，那到怪有趣的！

一踏進教室，這古老的影子完全消失了。滿教室都是很年青的孩子，洋裝本英文書，自來水筆，Waterman's墨水，很長很長的生字，在她們都知道得詳細，運用得純熟；那一套古文腔，也早給一字一拍的小學教師腔冲洗掉了。我預定給她們介紹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匆匆三十年，豈止「父」與「子」，簡直是「祖」與「孫」那麼遠的間隔呢！

我自己的慣例，開場三小時，第一小時講浙東學派的淵源，第二小時講治學的方法，第三小時講語文上的種種常識。那天，我却呆住了，不知怎麼說才好，對這樣年輕的孩子們；無可奈何，只好倒過頭來，講了些語文常識，就算開場。

在我的記憶上，總覺得那些孩子們太嫻靜了一點；從來沒聽過她們一句尖刻的質難，一個費思攷的問題；有時候在應當狂笑的預期中，她們簡直不敢笑；她們為三十年前，三千年來傳統的婦德觀念所懾迫，下意識使她們這們嫻靜。我有一句側面批評的話，說她們是古典主義派的讀書人。可是她們也並不愛哭，大概都市生活訓練她們，使她們自覺地丟開那套最後的武器。我們常見的是他們在發氣；一發了氣便潮起急急促促的議論，一邊說了一句憤慨的話，那邊接上一句，如光的交互反射似的，很快地成為公憤，大概開會派代表之類的事是常有的。發氣的因子，據我推測，又是很細碎的；或是在很正當理由之下嘔了氣，或是聽了一句兩句的閑話，或是一個小比賽失敗了；我想，她們在最後的時候，一定設想，人世間應該有正直之神如包龍圖者才好。我這樣說了，她們心裏，也許以為我把她們看得太小孩子了。可是她們實在只有樸素的心，樸素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把社會的結構看得那麼簡單，把人與人之間的路看得那麼直線似的。然而她們是幸福的，世間還有比孩子更幸福的嗎！

文章剛寫到這裏，我幾乎不能再寫下去了。她們在替我剪影的文章裏，說她們怎樣不服那個古典主義讀書者的譬喻，說我把女子看作低能兒是怎樣不公平，說我單把黃廬隱謝冰心那些女作家挖苦得體無完膚，却忘了男作家羣中還有張資平那一類無聊的文人。喔！下一時代的女性，能夠無視社會的唾沫，能夠從千百年傳統思想下伸起腰來，在我們是如何的期待着呢！我在欣幸。我以上的批評眞是批評錯誤呢！

× × × ×

談傀儡戲

徐懋庸

目下是所謂「農村破產」的時代，鄉下窮得已經做不起戲，迎不起燈了，但娛樂的需要還是有的，不，在世亂年荒的苦悶中，娛樂的需要反而比先前更迫切了。於是，一種化不了多少錢便可開演的「木頭戲」便盛行起來。譬如我的故鄉，先前是不大做木頭戲的，我在故鄉的十六年間，記得只看過兩三次木頭戲，而且規模極小，木頭人只有三四寸長，只是一個提線人在那裏玩的。今年正月回鄉，却看到了「大木頭」，木頭人長有一尺多，於提線人之外，還有一班敲鑼大鼓的後場。先前的「小木頭」，常常只有二三十人的觀衆，現在的「大木頭」，却能招致數千的觀衆，實際上，它已完全代替了紹興的「亂彈班」和「高腔班」，被大衆當作正式的一種演戲了。

木頭人就是傀儡，關於中國的傀儡的起源，我只知道兩個故實。其一是雞肋編中所說：

「窟礧子亦云魁礧子，作偶人以戲嬉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今字作傀儡。音翁雜纘謂象古魁礧之士，故名」

其二是樂府雜錄中所記：

「漢高祖在平城為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訪知閼氏妒忌，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陴間。閼氏慶下其城，冒頓必納女妓，遂退軍。後樂家翻為戲具，即傀儡也」。

西洋也有傀儡，叫做Marisnnette。據說本是從東方傳過去的。古希臘的時代，傀儡戲就很盛行，當沙福克里士(Sophocles)的時代，雅典有一個傀儡劇場，很被希臘人所愛好，簡直奪了優里辟特(Euripides)的悲劇的生意。當時雅典的執政官(Archonte)還允許有幾班木頭戲到曾經公演過阿斯齊洛士(Aeschylus)的悲劇的巴古斯戲院(Bacchus)去開演。大哲學家柏拉圖很喜歡傀儡戲的素樸的滑稽味，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的喜劇中，受傀儡戲的影響之處也不少。

中古時代和古典主義時代，傀儡戲也很盛行。在高乃依(Corneille)和莫里哀(Moliere)的巴黎以及在莎士比亞和瓊生(Benjohnson)的倫敦，木頭戲和這些大戲劇家的戲曲一樣地被觀衆所愛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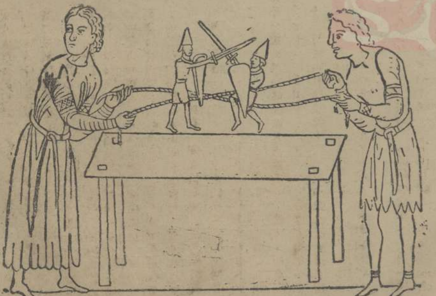
十八世紀以後，法國的傀儡戲被當作正式的一種喜劇看，常有許多優秀的作家，替它編製劇本，傀儡戲院之多，不勝枚舉。其中以布羅業的(Bonlogne)天虹劇場(L'Arc-en-ciel)為最有名。創辦這劇場的勃拉德內(G. Blattner)氏，把傀儡的動作改良，成了一種獨立的藝術。

法國之外，如德國、比利時、捷克斯拉夫，都是傀儡戲極盛的國家。他們的傀儡戲中，多演傳說中的英雄故事。有時也編排出很著名的劇本如卡爾曼、迷娘、浮士德、威廉退爾、漢姆來脫……等等。

舊日的俄國人，也很喜歡傀儡戲，革命以後，蘇維埃政府復竭力提倡，組織赤色傀儡劇團，作爲宣傳和教育的工具，在民衆中間造成很大的效果。

傀儡戲和民歌一樣，是一種民間藝術，風趣質樸，其表現頗有獨到之處。我們通常說起傀儡，總想到它們的動作操在提線人手裏，很不自由，因此常用以比喻受人牽制不能自主的可憐的人們。但在實際上，木頭的傀儡的動作比有血肉的傀儡動作要活潑得多。有血肉的人在動作上所受的許多限制，傀儡是沒有的。「一個人被老虎咬住了頭顱，到底還是從虎口脫出來，活生生地重新裝腔作勢，這只有傀儡戲中做得出，眞人和眞虎却做不到。雖然馬戲裏面也有這種場面，但那只有短短之一會兒功夫，而且沒有傀儡戲中那樣的活潑。使觀衆看了不覺惴惴然這一點，也不及傀儡戲之妙。因爲動作上的限制少，所以傀儡戲中演起白蛇傳和西游記來，比有血肉的優伶演來格外好看。又因爲傀儡本身是被人操縱的這一點，使人預先感到一種滑稽，（現在溥儀和鄭孝胥們一切言動，不是在未發之前早已使人覺得滑稽麽？）所以傀儡戲不宜於演悲劇，而最適於演喜劇，因此，傀儡的形狀，大抵是漫畫化的。這種種都是傀儡戲受大衆歡迎的道理。

去年曾有一部蘇聯影片，在上海大戲院開映，片名就叫做「傀儡」，諷刺現代國家的內政外交，一切活動都是資本家在後面提線。至尊的國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身擁重兵的將軍，表面上莫不威儀堂堂，實際上都只是「傀儡」罷了。這影片的技巧上，也頗富於傀儡戲的趣味。



圖中所示的是九世紀時的傀儡遊戲

大和魂的表現

素行

"HANDS OFF CHINA"是日本外相廣田喊的。比較「保全中國領土完整」更實際些。所以曾經佔了東北，血洗淞滬，進攻熱河，亦步亦趨，還要南下西上…………這種節節「邁進」的精神，大概就是大和魂吧！

在威脅上海的日本兵營附近，一所縮在弄中的學校門口。有兩個東洋婦人，下了人力車，她們給六個銅板一輛。

車夫說：『哪儂咯？講好八個，一定要八個』。



（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嘩啦！」東洋婦人把十二個銅板丟在水門汀上，高視闊步，若無其事地走了。『娘咯臭皮』此情此景，罵的也挺好，這時走來了東洋三道頭，穿着制服，手裏還拿着指揮棒。車夫一看，也就明白他無理好講。但他問你的話，就不敢不答，車夫也就用手比着八和六。但見該赤佬大和魂發作，一言不發，舉拳就打，車夫看了他一眼，表示抗議，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又是更重的一掌。車夫拉着車向西馳去。

這一幕，經過的很短，不到五分鐘，以小見大，也就頗像九一八後的三年中的大事記，「不言不語的打，無聲無氣的跑」。

『雜感』底雜感

依凡

「逢到荒年怪事多」，說起來好像確有其事。可是怪事是怎樣看法的呢？又怎樣纔能見怪不怪呢？於是文人提起筆來了，就寫下了各人的各色各種的不同的雜感。於是在過去的一年，文人的雜感就風行了一時。

怪事的看法，怪事的揭穿，當然不能全仗着這一枝筆；然而，文人有的是祇有這枝筆；既然好運不當頭，不能在經國文章上用功夫，來治國平天下，又不能無感觸，無牢騷，就又祇好雜感一下了，相習而成風，大家都拚命來寫，於是，就難怪風行了。

既然風行，這當中是不是都會是有感而作，沒有無病之吟呢？

於是，問題就倒回了去，看法不同，感法也自各異；感法各異，怪事難免也就有些當眞成爲見怪不怪，有些便大驚小怪，怪外生怪了。於是乎，雖是這麼千把字，幾百字的雜感小文章，也不能小覷它的了。

於是就有人說：文人要善感敏感，切不可全憑腦筋，用了眼睛之外，還得張大了耳朵，纔不至看花了眼，以訛傳訛。

這辦法是不是保得住無流弊呢？曰：不見得。

肯花腦筋去想總不算錯，但惟恐神經錯亂了起來，又怎麼辦？於是就來用了眼睛之外，再張大了耳朵吧，但那眼睛也許是近視或色盲，那耳朵或成了重聽的聾子，又怎樣辦？還不是一樣的糟糕！

這麼一來、文人的雜感雖說在風行，但已沒有人敢保證，敢說，那一副腦筋一定是健全，那對眼睛是不近視，不色盲，那雙耳朵是不重聽了。因之，惟恐觀感錯亂了一下，認識就成爲不眞，結果，妖怪是給遁形了，倒反變做自己在生風作怪，大驚小怪了起來，那就叫做得不償失了。

所以有人說：雜感流行，倒不一定就是壞事，因爲這也可以當做一面鏡子看。話自然是不錯，但得保險這面鏡子準是面照妖鏡，這纔是讀者的天大之喜，妖怪也就無所遁形。如果不幸而成了一面迷魂鏡，勾魂鏡，那可就成了讀者天大之憂了；因爲他們從這裏不但不能看出了妖魔鬼怪，甚至使他們也要忘記了自己的本來了。

打開了小品文雜誌的第一頁，起碼，我個人就先有了這觀感。就拿「今天天氣哈哈哈」的消閒幽默文章來說吧，有時讀後固然會使自己要發笑，忘記了災難和憂慮，且疊着滿有道理；可是興趣一消失之後，就有不同的感觸了，覺得分明是在教人抽鴉片煙；一時暢快是暢快，可惜的是後患會無窮。因之，就忘記了它的高雅，翻成厭惡了。

「今天天氣哈哈哈」的消閒幽默文章以外，其他諸如此類的頹廢感，假正經感，囈語感等等的雜感文字，當然也就不會同前者相差過甚，說到能夠驅妖趕怪，那是離題太遠，說到會給予讀者以不良的影響，那倒是可操之左券。如此一來，雜感文章流行的結果，倒是白花了文人的精力，依然怪事風行，沒有一點道理。

然而說到雜感文風行，就會沒有點實益，也就未免有些冤枉。但說到就有好處，可以便拿來正人心而遏亂源，一樣

也是近乎誇大。壞處不會沒有，但是縱有，也決不至因它就要會誤盡了天下蒼生，這也是一定的道理。但就祇有一點顧及的，那便是無論它的好影響或壞影響到達了什麼程度，不能和別人——讀者——沒有關係，這便是可斷言的了。既有關係，那麼文人無奈走到了末路，逼得要咬文嚼字而寫雜感，不管他是在「載道」或「言志」，不能不顧忌一下別人的影響，這就不僅是必要，而且是自己的良心。（如不刻板，自當別論）。

但是當前的許多雜感文作家的良心那裏去了呢？在他們的筆下，怪事又變成了怎樣一種的看法和解釋呢？誰能見怪不怪，不會興風作怪嗎？

談到這裏。自己也就覺得有點臉紅！

然而幸虧一九三四年已過去了，今年，一九三五想我應該年是雜感文作家自新之年，那麼，就是大家的運命不好，要想想發牢騷，痛哭，苦笑，以至於拍桌板的時候，在自己可能的筆下，如果他還要寫雜感，雜感還照樣的風行，多盤算一下，也就是功德無量了。

但是總還是這樣想望，想望今年是能夠「逢到豐年喜事多」，大家不至再皺眉嘆氣，多愁善感，那麼縱使沒有雜感可寫，又何樂而不歡迎這豐年。

但今年究竟是不是豐年呢？這又祇好過下去再說了。於是，我就又來了這麼一一「感」！先勉勵了一下自己。

喊浜菱

沈聖時

在故鄉，一到秋天，肥蟹上市時，喊浜菱的小船也來了。

住在熱鬧城市的人，想來很少見到喊浜菱的風趣的。

日中時分，市河裏，搖着一條小船的兩個年青女人在船上喊叫着：

——要賣嫩鮮菱呵！

——要賣嫩鮮菱呵！

嗓子朗亮地，。落着，遠去了。

那些喊浜菱船是很有風趣的。在故鄉的秋天裏我最愛看這輕淡又幽味的點綴。

船。是玲瓏的小艇子，船上放着一隻大木盆。滿盆是青紅色嫩鮮菱，搖那些船的，總是些年青女人，多數是近市稍的種菱做副業的農戶人家的大姑娘。

每條小船上，兩個年青女人，一個立在船頭上撐篙子，瞭亮的嗓子喊着；船稍上零一個女人懶洋洋地動着一枝小櫓，也有打一枝槳的，輕緩緩的拍着河水，船在遲遲的蕩過去，蕩過去，蕩遠去了。

蕭條的鎮市，菱的銷路也非常清淡，每天我看着喊賣浜菱的船載着夕陽回去，賣菱姑娘的嗓子也啞澀了。



散文

彫刻家劉開渠

郁達夫

我的同劉開渠認識，是在十三四年前頭，大約總當民國十一二年的中間。那時候，我初從日本囘來，辦雜誌也辦不好，軍閥專政，社會黑暗到了百分之百，到處碰壁的結果，自然只好到北京去教書。

在我兼課的學校之中，有一個是京畿道的美術專門學校；這學校彷彿是剛在換校長鬧風潮的大難之餘，所以上課的時候，學生並不多，而教室裏也窮得連煤爐子都生不起。同事中間，有一位法國畫家，一位齊老先生，是很負盛名的；此外則已故的陳曉江氏，教美術史的鄧叔存以及教日文的錢稻孫氏，比較得和我熟識，往來得也密一點。我們在平時往來的談話中間，有一次忽而談到了學生們的勤惰，而劉開渠的埋頭苦幹，邊幅不修的種種情節，却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我因爲是風潮之後，新進去教書的人，所以當時還不能指出那一個是劉開渠來。

過得不久，有一位雲南的女學生以及一位四川的青年，同一位身體長得很高，滿頭長髮，臉骨很曲折有點像北方人似的青年來訪問我了；介紹之下，我纔曉得這一位像北方人似的青年就是劉開渠。

他說話吶吶不大暢達，面上常漾着苦悶的表情，而從他的衣衫的襤褸，面色的青黃上看去，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埋頭苦幹。邊幅不修的精神來。初次見面的時候，我只記得他說的話一共還不上十句。

後來熟了，見面的機會自然也多了起來，我私自猜度猜度他的個性，估量估量他的體格，覺得像他那樣的人，學洋畫還不如去學彫刻；若教他提錐運鑿，大刀闊斧的運用起他的全身體力和腦力來，成就一定還要比捏了彩筆，在畫布上塗塗，來得更大。我的這一種茫然的豫感，現在却終於成了事實了。

民國十二年以後，我去武昌，回上海，又下廣東，與北京就斷了緣分。七八年來，東奔西走，在政治局面混亂變更的當中，我一直沒和他見面，并且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前年五月，遷來杭州，將近年底時候，福熙因爲生了女兒，在湖濱的一家菜館，大開湯餅之會；於這一個席上，我又突然遇見了他，纔曉得他在西湖的藝專裏教彫刻。

他的苦悶的表情，高大的身體，和吶吶不大會說話的特徵，還是和十年前

初見面時一樣，但經了一番巴黎的洗鍊，衣服修飾，却完美成一個很有身分的紳士了；滿頭的長髮上，不消說是加上了最摩登的保馬特。自從這一次見面之後，我因爲離羣索居，枯守在杭州的緣故，空下來時常去找他，他也因爲獨身在工房裏作工的孤獨難耐，有時候也常常來看我。往來兩年間的閑談，使我曉得他跟法國的那位老大家詳，蒲耆 Jean Boucher 學習彫刻時的苦心孤詣，使我曉得了他對於中國一般藝術政治家的墮落現狀所堅特的特立獨行。我們談到了羅丹，談到了色倘，更談到了左拉的那册以色倘爲主人公的小說 L'Oeuvre. 他自己雖則不說，但我們在深談之下。自然也看出了他的同那篇小說裏的主人公似的抱負。

他的彫刻，完全是他的整個人格的再現；力量是充足的，線條是遒勁的，表情是苦悶的；若硬要指出他的不足之處來，或者是欠缺一點生動罷？但是立體的彫刻和畫面不同，德國守舊派的美術批評家所常說的：『靜中之動，動中之靜(Bewegung in Ruhe, Ruhe in Bewegung.)』等套話、在批評彫刻的時候，却不能夠直抄的。

他的彫刻的遒勁，猛實，粗枝大葉的趣味，尤其在他的 Designs 裏，可以看得出來；疏疏落落的幾筆之中，眞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生意！

新近，他爲八十八師陣亡將士們造的紀念銅像鑄成了，比起那些賣野人頭的彫塑師的滑技來，相差得實在太遠，遠得幾乎不能以言語來形容。一個是有良心的藝術品，一個是騙小孩子們的糖菩薩。這並非是我故意爲他捧場的私心話，成績都在那裏，是大家日日看見的東西。銅像下的四塊浮彫，又是何等富於實感的創作！

劉開渠的年紀還正輕着，（今年只二十九歲），當然將來還有絕大的進步。他雖則在說：『我在中國住，遠不如在法國替詳，蒲耆做助手時的快活。』可是重重被壓迫的中國民衆對於表現苦悶的藝術品，對於富有生氣和力量的藝術品，也未始不急急在要求。中國或許會亡，但中國的藝術，中國的民衆，以及由這些民衆之中喊出來的呼聲民氣，是永不會亡的，劉氏此後，應該常常想到這一點纔對。

一九三五年一月廿四日

預告

繳槍
（短篇集）李輝英著
良友文庫之一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松花江上
（短篇集）李輝英著
春光文藝叢書之一
上海交通路春光書店出版

什刹海與小市民

盧焚

夏季的什刹海是熱鬧所在，但絕非好去處；這似乎不會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什刹海在不知覺中却有着他驚人的魅力。倘若拉住一位「北京」市民，問北平地方那裏頂好玩，他的回答一定是什刹海而决非「中央公園」，這是有歷史性的。据說明清兩代人士就是一面揮扇，一面啜茶咬瓜子，將長夏消遣在這裏。因此這裏儼然是個名勝了。可是一坑臭水，兩行楊柳，實無勝可言。

入民國以來，許多勝地都是過眼雲烟似的，這麼一天旺盛了，又這麼一天衰落了，諸如頤和園，萬牲園，香山等。獨有這兩岸汚水的長隄上仍能維持昔年的熙來攘往。認眞想去，確乎有些寒心。

我的被邀遊什刹海是在今年夏天，並非初次，往年已有幾遭了，但逛逛就完事的，所以除了水臭汗臭，此外沒有較深的印象。一路上被傍晚的太陽曬着，毫無興緻，縱然走着去什刹海的路，說起來是慚愧的，實無「北京人」清閒的心。可是既坐在茶棚下的藤椅上，世界就有些不同了。這時所想的，彷彿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平時所憎惡的東西，久而久之，偶爾也許會發現尙有可親之處。這僅有的可親的一點，站在功利主義的基石上眺望過去，正是「要不得的」亦未可知，然而因爲兀突的機緣，無意間却將素來的主張推翻了；並沒有甚麼可怪，只是人類意識中殘存着的滓渣太多，太凝固罷了。

我認爲小市民是人類中最墮落的一種，尤其是道地的所謂「北京人」，跟着政局的汚流，漸漸趨于沒落一途。他們日裏在垃圾堆上玩玩百靈，麥雀，押當吃餃子，打牌喝老酒，夜間聽聽戲，聽聽戲！世界就在聽戲與吃酒之間翻身，在他們是毫不相干的。据說人類的一切惡行皆由于外界的激迫，問題太大，暫且擱開，但一任世界打滚的態度，是多少近乎竹林七賢的。他們是否因時勢的可怕才這般頹廢（我想和官有纏連），留給中國的孚洛依特解決罷。總之，現在亦無埋想中的竹林，至於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長嘯一聲，來一個鯉魚打挺，是更不必說了。所以只好步着祖宗走熟的路，到什刹海來的罷。

凡能吸引人的地方，大抵都有個性，說是特殊情調亦未嘗不可。這些所在的好處陌生人很難體驗得出。仍就什刹海說罷，人衆是雜沓的，然而和天橋，廠甸，隆福寺就有着不同，到天橋等處大約只爲逛（看槍斃人的畫在圈外），而什刹海的朋友却在欣賞了，雖然鑑賞什麼還沒有研究出。自然，來這裏的並非非鑑賞家不可，間或也有青年學生，儘管趾高氣昂，却不被注意，止於逛逛而已。茶座間的伙伴中有人云，老舍著「趙子曰」裏的米綠特趙就是在什刹海一個酒樓上行結婚禮的。我在北平日子淺，不認識趙先生，職業籍貫自然更不清楚了，但我想，那位趙先生該不是大腹便便的商人。北京飯店，六國飯店不是更闊綽嗎？幹麼定要在什刹海呢？其實是縱然商人也好，反正婚禮是舉行在酒樓上，和這裏所談什刹海本部似無直接關係。有誰肯在什刹海的茶棚下結婚呢？

什刹海的樂土似乎是在茶棚下。不

管外面多麼擁擠吵雜，這裏永遠是靜的，却沒有禪堂岑寂逼人，也不似書齋陰冷可畏，也許像一池溶溶春水吧。如再俱象的去做時，那只有還原到「什刹海的茶棚下」了。實在說不出，然而不可忘的，這裏是藤椅銜接藤椅，藤椅咬着藤几腿，而又滿滿坐着人的地方。人物也很統一，不如中山公園的大學生夾着野雞，野雞夾着商人，商人夾着姨太太，再夾着老爺，教授，那樣一個循環長列的混雜不清，倘若修纂家世錄（恕我杜撰）之類，倒是一色的市民；小市民相好，小市民太太，也許因爲冰糖葫蘆之故罷，不知怎的連市民少爺也夾帶來了。大家各圍着幕白布的藤几，手裏把起半杯綠茶，心不在焉的一口一口啜着，神情洒脫得實在可驚，但不知名士們到此是否感到汗顏。

突然想起某人說過去什刹海吃蟒蛩的事。我留心着，這裏的茶棚執事似乎是清高君子，並不兼賣蟒蛩，而且連茶客必食的瓜子也是購自小販的。然而單綠茶瓜子也就很夠寫意，蟒蛩不是躺在被窩裏還能吃嗎？談到茶連自己也漠糊起來了，這一課只好讓京兆布衣周作人先生去講，對於「茶道」我無道可言，縱然少年時吃過茶，十年來也早被白開水冲刷乾淨了。可是對于那吃茶的神情却不禁有幾分神往。至此才幌然大澈大悟，「北京人」不僅會「押當吃餃子，打牌喝老酒」，而且更善于品茗哩。小市民大都很安分，不像一般愛動手動脚的名士，走動隨身携帶筆墨，到處亂塗，雖然其清淡悠雅之處並不亞於邵康節輩，却從不曾割去柳樹的皮，題上「日出三竿我猶眠」的詩來。這樣一想，竹林七賢似乎算不得甚麼名流，倘是名流，天下還儘有着超名流者在，清高之士薈萃于什刹海。

然而這些墮落的小市民還不到家，他們並不發起甚麼會，也不在衣領下掛名流牌子。至于什刹海的吃茶，也從未聽說是爲名流頭銜來的。由于上午吃多了酒，想以茶來消解消解，似乎較爲靠得住些，可是肯定的說法是沒有的。他們都有什刹海的父親；一面呷着濃烈的綠茶，一面咯食南瓜子或西瓜子，由傍晚到黃昏，嘴裏談着戲經，板眼，看看遊客，望望一池濁水，一天消磨過去了。他們的祖先喝着茶死的，他們的父親又是喝着茶死的，而他們自身也許及其子孫，國家世界都不在眼裏。他們自以爲是好百姓，雖不曾修過陰德，却也不會做壞事，所以才來喝茶的罷•在他們眼中，國家的存亡彷彿沒有甚麼了不得的關係，只消什刹海一日在着，世界將仍是繁華的。倘若一旦失去這片樂土，「北京人」將怎樣生活呢？

『吁！什刹海！』

一個「北京人」把着正喝的茶杯，驚訝的望着我，彷彿說，『什刹海怎樣了呢，什刹海？』神情很是輕薄。自然，我不能說出什刹海怎樣，却更將銜接着的『小市民』迫得嚥進肚裏了。



（紀念堂之一角）木刻

或人（歷史小品）

莊啓東

【上】

「姊姊！你看他這幾天簡直是瘋了。昨晚他又是嘔得那麼兇，我的布衫上沾滿了帶酒帶飯的臭味，我的面孔上也是，枕頭上也是，棉被上也是，滿牀都是。多髒啊！我不能聞這種氣息；我差不多一夜不曾合眼呢！」她將一件一件沾了酒味的東西都整在一起，預備去洗滌；一面責備似而又怨恨地訴苦着。

「那末今晚還是叫他跟我睡吧！」大老婆隨便應了一句，兩隻眼睛又注視到布機上去了。梭子像一條魚，在一絲絲白紗的花紋裏跳動着，那聲音是恬靜的，單調的，叱——叭！

忽然，這單調的聲音停下來。大老婆伸長着頸子叫了：

「妹妹，你回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什麼？」妹妹丟了髒東西走回來。

「他自己不是說，他本來不想喝酒的，因爲司馬啦，齊公啦，大夫啦，這些人硬要拉他去，所以他就給人灌醉了？」

「是呀，昨天他就是被齊公硬拉去的，他說齊公還親自替他斟酒呢！我以爲讓他這樣應酬應酬是應該的。所以我雖然討厭這種酒氣，雖然覺得現在太苦，可是一想到將來，將來我們的享福，我也就愉快地承受這些苦楚了！姊姊，你想對不對？」

「不不，完全不對！我猜想，富貴的人不會請他喝酒的。」

「怎麼呢？」

「你祗要想一想，這些請他喝酒的富貴，怎麼不到我們家裏來呢？要是眞的請他喝過酒，他們一定連把我們的門檻都要踏穿了！」

「不，再過一個時候，他們混熟了，自然會來的呀！」

「一定不是的。」

「那末你以爲怎樣呢？」

「我以爲另外——另外有人請他！」她說了這句話向小老婆低低頭，過後又笑一笑。小老婆却始終不相信，她輕輕地搖搖頭，輕輕地說着：「那不會的！那不會的！」

「那末我們看吧，我明天釘他梢去！」她的眼睛又注視到布機上去了。

「那末好吧，我們大家看明天！」她也去洗她的髒東西去了。

【中】

門砉然一聲關了，他又出去啦。她停下布機來，向裏面一個笑一笑，也跟着他出去啦。

門外一片春色。太陽溶化在暖風裏，暖風一陣一陣吹進人們的心窩裏，他，完全沈醉啦，呆呆地立着。她看他伸長着頸子，向各方面望了一望，於是低着頭又緩慢地向前走了。

他一直向東走。他不時停下來，伸長着頸子看太陽。路上，他不注視別人，別人也沒有留意他，除了尾隨在他後面的他的妻子。

一出了城，田野的春光更使人昏迷。綠的柳，清的水，紅的花，黃金色的太陽，褐色的土丘，白色的紙錢。遠遠近近聽得到祭墓的鑼聲，遠遠近近聞得到酒香，遠遠近近感覺到這是沈醉的春。

他，立在近傍的一丘坟上又不走了

。看他伸長着頸子呆立着。他出神地看他們一杯一杯滿滿地斟着酒，忙忙碌碌地掃着墓。

鑼響了。他愚蠢地移着步，深深地向主人作個揖：

「請你，請你將這壺酒給我吧！」

他接着壺，壺嘴塞進嘴裏，咕得咕得痙攣地一下子吞進肚裏啦！

她揉一揉眼，她不信她的眼睛，她不信這個就是她的丈夫；然而事實上證明這是他呀，是她自己的丈夫呀。而且，而且他已經緩慢地走到另外的一丘坟墓傍去等待着酒喝了。

她想走過去，一把將他拖回來，可是她沒有這個勇氣。她憤恨地注視他。他還是獃頭獃惱地呆立着。而且，你看，他又在作揖啦！

她氣得要哭出來，她恨得不願意再看了，她沮喪地回來了。

〔下〕

「像這樣的男人我們怎麼可以靠他過活呢！」她重複地說着。她不願意再坐在布機旁邊了，她覺得再織下去還沒結果的，她嗚咽地哭起來，她的妹妹也陪着哭起來，她們都想到自己的前途，前途是太灰黯啦！

突然，一個紅臉的頭出現了，她們都停止哭泣，呆呆地凝視他。

他又是那麼洪亮的聲音，哈哈哈笑起來。

「又是！又是！」他欣欣然揮着手。

「又是什麼呢？」小老婆做着不屑理會地詢問他。

「還不是又是齊公嗎！哈哈哈哈！」

「齊公又怎樣呢？」她迫着又問第二句。

「齊公？齊公那裏可以給你們隨便叫叫的呀！」他驕傲地笑着，又欣欣然揮起手來，「要曉得齊公的華邸是比天還大，齊公家裏的人是比灰還多。齊公只要手一搖，人就像潮水一樣擁過來，聽候齊公去指揮他們。不要說平頭百姓，就是大夫（大夫的屋子也有天樣大，大夫家裏的人也有灰樣多），他一見到齊公也要深深地作個揖。可是我呢，哈哈哈哈！我，我只要拍拍齊公的背脊就夠了，你們看！哈哈哈哈！」

他找到一條凳子坐下來，他的話就更多了。

「今天，今天發生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哈哈哈哈！這也是我的光榮呀！你曉得怎樣？哈哈！照例齊公又是手一搖，他要有事情吩咐了，於是下人像潮水一樣擁過來。齊公說：『今天因為有客——自然是指我，其實，我時常進進出出，這班下人早已個個聞我名的，因為我一來齊公總是要辦好菜給我吃的。——你們辦點紅嘴綠鸚哥來？』這班下人仍舊像潮水一樣擁着，因為他們不曉得『紅嘴綠鸚哥』究竟是什麼；可是，齊公的話一說出以後是決不會再說第二遍的，於是這班下人只得一個一個綴着眉退去了。到吃飯的時候，這班該死的下人果然真的煮一隻鸚鵡來，當然齊公大罵起來！可是你倒猜，『紅嘴綠鸚哥』究竟是什麼？」他用手指點着小老婆的額角，得意地問；但是她不曾回答，於是他又繼續講下去；「那就是菠菜呀！」哈哈哈哈！當我說出『那就是菠菜呀！』的時候，齊公的怒氣立即消滅了，他便翹起大姆指來向我說：『知我者唯君也！』你看，你看，多光榮呀，我！哈哈哈哈！」

她們並不理會他，她們也並不阻止他這樣大言，讓他這樣獨自個兒講下去。

他疲倦了，他想睡了！他自已舖好棉被，可是，天呀，他的脚上還滿脚都染着污泥呢。然而，他就這麼的跳上牀裏去睡覺啦！

× × ×

附記：這篇東西是脫胎於「孟子」離婁中的一段故事。爲了使讀者免得找原文的麻煩，特抄於後：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啓東附誌

× × ×

相罵

沈右銘

相罵最容易引起的是兩人都是「燥寶」——性子像烈火似的，一下子鬧翻了臉，你容不得我，我容不得你；少不得唾沫星子濺的人家一臉，嗓子叫的過火；手掌打的山響，脚跟兒往地上亂蹬，罵的那麼有勁，好不威風。可是被罵者要是「三拳打不出一個悶屁」的好漢，你雖「罵」的夠味兒，「相」怕未必，倒抹着一鼻子灰，討個沒趣。

大戶人家在「三堂院堂四堂廳」裏面相。，即使他們鬧翻了天，人家也不容易知道。小家子的相罵，便不同了，「淺門淺戶」，莫說他們在屋子裏面鬧；有時候竟會連罵帶哭的跑到了街頭，芝麻大的事，鬧的人人知道，他們當然是不會裝腔做勢的？也不懂什麼叫做「家醜不可外揚的」。祇盡情罵個痛快。

這時候要 你也是個旁觀者，你向他——相罵中之一——瞧了瞧，他許是會把你看做嫡嫡親親的阿哥……，甚至老祖宗都使得。他會一五一十的講給你聽，你要六俏皮些兒，不妨含糊的應答一下，你一定要揷出什麼勞什子的「理」字兒來評判一下，那不但不領你的情，說不定先給你個下馬威瞧瞧。好的「指東瓜罵葫蘆」，不好的「東瓜纏進了茄子門」，和你鬧個不干休。

你說他不知好歹吧？那祇怪你的眼珠子生的像夜貓子似的瞧不清。俗語說的好！「清官難斷家務事，公婆難斷牀頭事。」這句話算說的不十分扼要，可是你要勸相罵，先得有做晚公，晚婆的資格，否則還請免開尊口！

有人說：「富人子屁多。窮人子氣多。」窮人受氣的事雖然多，一時也發不出來。除非受夠了耐不住，不免有些兒生氣，相罵之後，過一會子便好了，再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富人的屁果然多，也不能夠把氣出盡，好在家裏常備的什麼祕製的九製金柑，枷楠香；可以隨時服用，「窮形極惡」的相罵，當然也不十分需要囉。



（也是罵人）



詩



家

沈聖時

雨天，聽衰老的洋鉛水管嗚咽，
家，扶着雨色的頹廢。

葛藟爬蔓着斑剝的牆垣，
寂寞，不開花的家院。

沉悶的啞劇，關在古老的屋內，
土色的生活憔悴了。

昔日之豪華，在幽黑的記憶中，
峭寒的夜風，刺破了溫暖的夢。

年老的祖母哭下一串老淚。
家，飄忽在十一月的風裏。

窗前

阿玲

太陽正從東方升起，
將沉沉的黑夜驅散。
鳥兒們飛耀而且喧鬧，
歌唱着黎明的頌贊。
這時候，我悄悄地到你窗前，
——「姊姊呵，你的早安！」

月亮照遍了你的臥室，
月亮親吻着你的睡顏，
羣鳥都入巢安息，
玫瑰正展開了花瓣。
這時候。我又悄悄地到你窗前，
——「姊姊呵，你的晚安！」

詩經今譯

顧詩靈

北風

北風是多麼冷！
雨雪又多麼盛！
愛我的，我們一同走罷，
莫再作一刻兒的停頓！

北風是多麼猛！
雨雪又多麼緊！
愛我的，我們快些走罷，
莫再作一刻兒的停頓！

地上狐狸隻隻赤！
天上烏鴉一片黑！
愛我的，我們要走得快，
莫再停頓着一刻！

——邶風

蝃蝀

東天掛着一環虹，
誰敢把指頭指着牠！
自從我跟了這冤家，
父母兄弟都咬着齒兒把我罵。

我朝朝爬上西山望着他，
不作美的天公總把雨來打。
自從我跟了這冤家，
父母兄弟都咬着齒兒把我罵。

冤家呀，冤家！冤家！
真的把我丟下嗎？
啊，我的冤家呀！冤家！
誰知道你是一肚皮的假。

——鄘風

將仲子

仲子呀，請你
不要走近這裏，
折斷那杞樹的枝枒。
不是我愛惜着他，
只是怕着我的爸和媽。
仲子我是要愛着的，
爸和媽的話也是要怕着的。

仲子呀，請你
不要跳過牆來，
折斷那桑樹的枝柯。
不是我愛惜着他，
只是怕着我的哥哥。
仲子是我要愛着的，
哥哥的話也要怕着的。

仲子呀，請你
不要闖進園來，
折斷那檀樹的枝條。
不是我愛惜着他，
只是怕人家的誹謠。
仲子是我要愛着的，
人家的話也是要怕着的。

——鄭風

古畫集

番草

在這蛀殘的畫頁裏，
世界永駐了沉默的容顏。
清幽的詩意，古雅的色香，
正適合於斑駁的雨跡與蛀痕。
而那些在久遠的過去，
曾撥動了古人的心弦的。
花草、翎毛，人物或山林，
都從疎朗的輪廓裏取得了永生。
畫家之筆呵萬物的歸宿！

那畫裏的——
寂默的山林之一角，
玲瓏的拳石眷戀着菖蒲，
山泉和鳴着古松的幽韻，
紋虫臨危岩而傲思，
稱氣的牛犢盤旋於珊瑚般的枯樹！
輕浮的乳燕梭一般地綴織着柳煙，
淪落的征鴻棲息於蘆汀蓼岸，
寒蟬噪鳴着秋柳的黃昏，
藻荇的深處，螃蟹在蹣躇，
田家的瑞午羅列着艾蒲，
清潔的水仙抒發着冷淡的情趣，
中秋的月桂洩露了欲醉的蕊香，
豆蔻糾纏着天眞的籐鬆，
荒塘裏寂寞了恬靜的菱花，
嬌健的梅稍透發了春意，
幽齋的膽瓶裏斜插着兩三枝，
雨後的新篁傾聽着輕歌的流水，
雜亂的竹葉篩碎了淸白的月明，
窕窈的蘭苗舒氣於清風的空谷，
叢菊衰老於繁霜的殘籬，
更有深閨的淑女憑窗而悵望，
林間的高士調奏着幽怨的橫琴，
塞上的朔風捲舞着胡兒的旗幟，
春江的古渡停泊着漁隱者的扁舟，
層疊的岡巒是艱難的蜀道，
笙歌的雲霧裏，是月夜的深宮，
古寺的寒鐘，透過了霜林的沈寂，
落花的風雨，吹打著湖畔的人家，

這些，這些死去了的
古代的片斷，在今日
我若不藉殘缺的畫本而玄思，
幾已無蹤跡之可以追尋。

幾瓣的落花是如何渺小？
雜草的生命原來是如何地短天？
縱昨日，美人猶玩弄着削筍的玉指
但白蟻終會占領著骷髏的眼穴，以作棲巢；
就是往日的蒼松與岩石，
經過了百年的摧打，已變化萬千。
我猶欲步古人的遺跡而前來，
以圖實踐於畫裏的世界；
但時空已有了今古，顯示着不可能了。

更其是我重見畫頁上，
我童年時的題字，
我已不能自信與記憶，當時如何的冒險；
以怎樣地興奮而草書著，
雖歪斜如當年的脚步，
而却有天眞的幻妙的思想的字體——
而且，那是詩。
當然，這詩不具有正確的詩底意義
現在我已不能了解那些詩意，
如像追求畫裏的世界之不可能；
但那些能以幼稚的思想之奇異——
原始人的獵信裏的標記般的，
而挑掀了我白晝夢的回憶。
童年與成人原有古今的隔絕，
活泉般的天眞已埋葬於悲哀的重層。
雖然拂曉的童年已如畫裏的世紀之悠古，
但從這歪斜的題字裏，
依稀地流露着——
不，是泅湧著——記憶的泉源。
是的，時間的蠶食使人生蛀殘，
正如像蛀殘了的古畫集一般。

漫画

陳靜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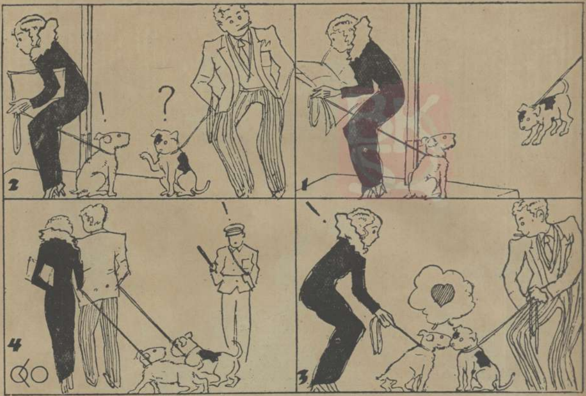




「逃亡」或「私奔」 江棟艮作

特種介紹

陳青如作



旁觀者

振基作



吸血場中

棣亘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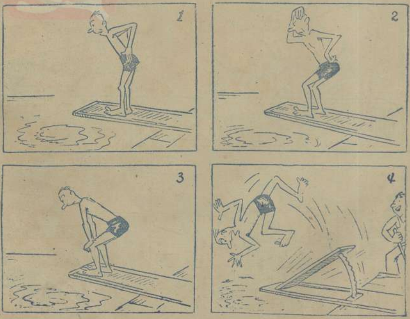


在這不景氣的年頭，所謂賺錢，正是非常不易。然而每天晚上，當你跑到各舞場去看看，你便可以看到座上客滿，杯中酒盈。舞客們拉着舞女狂跳着，爵士的急拍音樂散佈着狂歡的節奏。假使你是個鄉下才來的人，一定要誤會他們不是富家兒郎，便是豪商闊老了。可是在事實上是很「那個」的。

歡迎批評

歡迎投稿

歡迎訂閱



乘其不備　顧士洪作

財迷之心理表現



胡忠颿作

豐子愷作





(甲)王先生：你運氣好，中了頭獎。請你救救我的急罷。(乙)咳！我才第一次中頭獎呢，休來胡鬧！

丁爾寶作



窮畫師的苦衷。黃臉婆寫生曲線美

丁爾寶作

回到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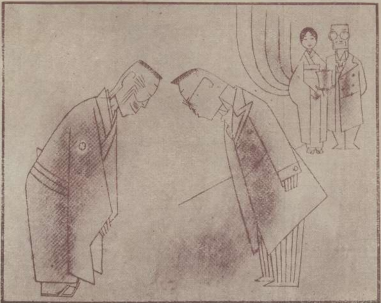


LY作

東洋素描







陳新六作



一個患花柳病的在醫院裡見了漂亮女看護的神情

萊萊丕作



大煞風景 流鶯作



河東獅吼 銅柯作

貪方便

張鴣飛作



趁火打刼

丁兒作



人生小調



蕭劍青作



農村風景　胡其藻作



努吼

唐英偉作

知已知彼？

謝志雲作





小說



歸來

艾蕪

（一）仰光江上

大金塔隱沒了，江邊的田野中，便起現着一縷縷火葬的濃烟，和着旁邊盤旋的三四點烏鴉，分明地描在斜陽照着的碧落裏。仰光，那個龐大的近代都市，到這時就完全隱在天末了，一船歸國的南中國人，都現出回鄉的歡喜神情，毫沒一個做着黯然的惜別臉色。

一個麻面孔的小夥子，唱完了緬甸的情歌抓着躺在旁邊的老頭子，一邊搖他的肩膀，一邊快活地說道：

「今天晚上可沒有黑鬼來搖鐵鎖了，……愜愜意意地抽烟呵！唱他媽的得天亮呵！……」

「滾開吧，……你又來吵我！」

老頭子張開了鑲着血絲邊的眼睛，翹着嘴唇上的幾根細鬍子，揮動一下他那隻瘦削的手幹。

一上船，看見他們後面跟着印度巡捕和中國偵探，就知他們是剛從仰光獄中出來，放逐回中國去的。犯了什麼法呢？不知道，而我也不高興問得，因爲一九三一年左右的南洋，失業和貧窮，就有資格搭乘不要錢的輪船囘到本鄉本土去，無須乎什麼罪名的。

麻面的小夥子，大概由於太高興了的原故吧，將一個剛剛跑到老頭子身邊要錢買東西吃的小孩抱着，高高地舉了起來，做出要把他丟下海去那麼樣的姿勢，同時嘴裏笑着叫出喃喃不清的緬甸話。小孩子棕黑的臉，圍着紅條紋的裙子，就像一個小小的緬甸人一樣。他並不害怕，只是露出牙齒來生氣地罵：

「魁魯德！魁魯德！」（即中國話狗入的那樣意思。）

一面用足板亂踢麻面小夥子的胸口。

麻面小夥子看見胸口上的白斜紋衣襟，給小孩子的足尖，粘上了黑污和口痰，就趕忙將他放下，一面找東西去揩，一面連聲地罵，音調上還是帶着喜悅的神情。

「這個小雜種！這個小雜種！」

老頭子對那纏他要錢的小孩子，一面拍着腰上的衣袋，一面搖着手急說：

「擺燦沒西補！擺燦沒西補！」

這是老頭子的第三的兒子。另外還有大的兒子和女兒，却同他們緬甸籍的媽媽到甲板上用水冲涼去了。我們原是坐在船尾上，貪圖江面上掃來的涼風，和望一望仰光江兩岸點綴着的茅屋人家和椰子樹林的。

「哪一個有紙？」

痲面小夥子一壁用手指牽着胸前的衣襟，一壁這樣地問。他看見周圍沒有人理他，好些人都把視線放在隨着輪船追逐水花的鷗群上面了，他就故意大聲地，像在惹人注意那麼一樣，叫了起來：

「當眞找不出擦的東西麼？……幹你臘伍囉！讓我把這旗杆子扯下來！」

順手就把懸在船尾上邊的外國旗子，搖動着。

外國旗子荷荷地笑在江風中，毫不爲意似的。

大家果然掉過頭來了，咧開嘴，有味地打量他。有的人就笑着，慫通：

「試一試吧？老虎的屁股，難道就摸不得麼？」

意思是要在這清閒的旅途中，多添一些興趣。

有的却老實地伸出一根指頭警告：

「喽，你才出來又想進去麼？」

痲面小夥子立刻變了臉隨即復原過來，對着衆人將雙手一擺，像演說家在演說似的。

「幹你臘伍擺！生三年五載怕什麼？犯了法，漢子做事漢子當。他（手指睡着的老頭子）偷販鴉片烟，活該！……各位，我犯了什麼？我犯了什麼？……莫非踏了他洋鬼子的尾巴了！」

一面說着，一面牽着他那弄汚黑了的衣襟，朝通到甲板那面的過道走去，彷彿要逃開衆人的視線一樣。

老頭子聽見在衆人面前說他私販鴉片，很不好意思起來，就惡狠狠地抬起頭來說：「是好好，就不要走！去把牠扯下來！」

別的人就贊成道：

「對，老傢伙說得對！」

蘇面小夥並不留下來，只是回過頭狡滑地笑了一下，一邊吐唾沫，一邊擺手說：

「嚇，我才不要那個月經片哩！」

跕着就走下扶梯去了。

一個背靠船欄立着的中年胖商人，摘下了嘴角上的烟枝，並非關心却是認爲有趣那麼似地問道：

「他犯了什麼案子？」

老頭子搔搔身上的癢，接着回答：

「鬼曉得！！……我在裏面的時候，有人說他進餓館，不開賬，……有的又說不是，那是他在街上睏覺，碰着黑鬼子馬達了！……誰曉得到底是怎樣的呢？……」

中年胖商人吐了一口烟圈，現出精明的樣子，說：

「那怎麼看不出來呢？十痲九怪！……瞧他那樣子嘛！」

將烟枝重復啣在嘴角上，眼睛却打量衆人，看看有沒有誰，同意他的話語。

「不錯，看老頭子一臉的烟灰，誰不懂得呢？」

一個坐着手抱膝頭的年青人，樣子像是在商店裏做書記的，帶着研究的神情，微微點着下巴，表示贊同的意見。

老頭子却有些着急起來，翻起身，坐着一面抓抓腿子，一面漲紅着臉分辯：

「樣子就像犯法麼？不對！不對！我是吃烟，（說到這裏年青人嘻嘻地笑了起來，向中年商人丢眼色）先生們，我却不販烟哪，……那全是人家栽誣我的！」

老頭子好像覺出別人不相信他，就更加大聲地說：

「就拿痲子說嘛，我同他一塊在牢裏，也不見得就壞。……外面朋友來看他，就是送一點點心，也要分給大家吃，他從黑鬼那裏買得了香烟，總是先向我喊一聲『喽，老傢伙，來！』……只是嘴巴多，人太輕浮一點兒……」

中年胖商人不愛聽老頭子的嘮叨了，把烟屁股呼的一聲投下江去，掉轉身，依舊閒看他的。

青年人帶着嘲笑的樣兒，立起身來，一面朝着船欄邊走去，一面喃喃說道：

「嚇嚇：我們又不是法官。」

老頭子還想分辯一點什麼的時候，扶梯上已經冒上來一個四十年紀的緬甸女人，頭髮長長地散在背後，手裏拿着肥皂和一捲濕的裙

子。接着又跟上一兒一女，和剛才向老頭子要錢的小孩，他們都是緬甸人的裝束，圍着花布裙子，都在向他們的媽媽，一路嚷着緬甸話。老頭子看見她們來了，便仍然睡下，閉着他的眼睛。

這時，開望江上的人們，便又回望了過去，有的略略詫異地問道：

「噫爲鬼婆，也回唐山麽？」

「人老了，不跟丈夫跟誰？你肯要麽？」

開着嘴的人，總想打趣。

中年胖商人又重新啣上一枝香烟了，大大地吸了一口之後，才擺擺頭說道：

「這個担子眞夠老頭子担了！空空的一家人回去做什呀！妻子兒女又都不懂中國話！……」

「依舊買鴉片烟哪！還可以捲土重來哩。」

青年人仍舊在嘲弄，同時現出喜滋滋的樣子，大約在得意他乘機拋了一句文了。

「重來！那眞不要他的老骨頭了，洋人家的法律，趕走的人，——你曉得嗎？定什麽罪？」

中年胖商人就一眼望着年青人，彷彿學校的教員在攷問學生立刻過着回答一樣。

年青人做出記不起的樣子，用指尖搔着他的下巴，兩個黑眼珠却翻向額上，一面遲疑地回答道：

「我聽見說過，是的，說過……」

中年胖商人立刻笑起來了，笑聲非常的宏大，好像是從胸腔喉管傾倒出來那麽似的，大約他對於這位愛拋文，愛嘲弄，又好帶研究樣子的年青人，早就感一些不滿吧。

書記模樣的年青人，微微惱怒起來，把漲紅的臉掉在一邊，做出漠然不理的神情。

中年胖商人却故意撩人似的，抓着青年書記的肩頭，莊重地說道：

「無期徒刑，都不知道嗎？」

「誰不曉得？只不過一下子記不起來罷了！」

青年翻過臉去，不耐煩地問答着，但別個人却驚詫地老實問道：

「這未免太厲害了嘛？」

中年胖商人却小聲地說，彷彿怕人聽着他的私見似的。

「不厲害一點，那南洋可就不乾淨了。」

老頭子躺着，不言語，也不張開眼睛，只是時而在搔搔肚皮，時而又在抓抓腿子，彷彿內心不安似的。

這時船已出了仰光江口，黃色的江流，雖然還繞在我們的四週，但蔚藍的海水，却已現在遠處了。

麻面小夥子從扶梯上走了上來，如同在向衆人報告好消息那麽似的。歡喜地叫道：

「呵呵，看呀，大海呵！」

老頭子給他一叫，就抬起帶怒的臉來，惡狠狠地駡道：

「滾開吧，有什麽値得歡喜的！」

麻面小夥子便撅起嘴巴，做了一下鬼臉，駡道：

「我看你簡直想進棺材了，幾個月的小雞巴房子，還沒有住夠麽？……起來看看呀……」

隨即不理老頭子的了，便對着大海，唱他的緬甸的情歌。

「哥呀，你就在林中等我吧，我不怕爹來也不怕媽。」

（二） 檳榔嶼港中

在印度洋上約莫航行了三天，便到檳榔嶼了。

海水已由深藍變成淡綠，而放肆的波浪也轉爲規矩的了。

船欄的一邊，現着綴有椰樹的一帶陸地，正浴在陽光燦爛的晨熙裏，——那便是馬來半島。另一邊擺着近代巍峨的建築的都市，剛從山下薄薄的霧裏露了出來，作着一臉迓人的歡笑，同時隱隱約約的市聲也和水上的小船，一齊渡了過來。

「上岸去呵！上岸去呵！」

麻面小夥子總是非常的高興，正在這麽叫着的時候，便有幾個馬

來警察和一個外國人走上船來了。他們向着麻面的小夥子，用廈門話問引路的船上職員道：

「就是他嗎？還有呢？」

手裏響着喀里卡啦的手鋳。

「是的，還有那個老頭子。」

船上職員也用廈門話回答，手指着呆呆坐着的老頭子，一面又把攥在另一隻手的文書遞了過去。一個矮小的馬來警察，就接着送給外國人翻看。

「怎麼又要抓去麼？幹你臘伍囉！」

麻面小夥子彷彿神經上突然受了打擊那麼似的，一下子變了臉色，急煎煎地叫了起來。

「這到好些，巴倖不得這樣！」

老頭子坐着不動，翹着含有嘲弄意味的嘴唇，冷冷靜靜地說話。

另一個蠻壯的馬來警察就用足踢老頭子說：

「起來！」

便把他拖來和麻面小夥子站在一塊。洋人一面看文書上的像片，一面端詳兩個人的面孔，點了名便去了，只剩一個蠻壯的和一個矮小的馬來警察守着。

麻面小夥子曉得是怎樣一回事了，這才鬆了一口氣，恢復了好心情，笑嘻嘻地說道：

「我還認成他要選女婿嘞！」

老頭子陰鬱地笑了起來，向麻面小夥子嘲弄道：

「千選萬選，哪會選你麻子眼！」

「老傢伙，你的女兒還年青啦！我到不——」

麻面小夥子剛說到這裏，看見兩個普通打扮的廣東女人，從扶梯上笑着走了上來，響着足上穿的皮拖鞋，就一下子默着不說下去了。

中年胖商人正在旁邊咕嚕着：

「還窮開心哩，這下子連檳榔嶼也不准來了，人呵就是——」

也因爲看見女人上來，立刻把話突然停止了。伸出指頭掄一掄同他講話的人，低聲地說道：

「不正經的貨呵！你曉得嗎？」

馬來警察伸出腿子故意攔着她們的路，說着胡調的話語。女人掀開他們，走到來人的面前，現出小心的樣子說：

「有衣補嗎？有襪子補嗎？」

同時從懷裏摸出針線來。年長的一個就走到中年商人的面前，拉着胸前的衣襟，說道：

「載一載吧，這個鈕子快要掉了！」

中年胖商人用手一攔，斜起眼睛說道：

「不要鬧！」

年青的一個女人就拉年長的一把，笑道：

「算了，讓他的老婆去補吧！」

年長的也和着笑起來了。

馬來警察矮的一個，扯起他的褲襠，走到她們的面前笑着喊道：

「來補一補！」

「呸！」

兩個女人都一齊吐一下唾沫，掉過頭走開。

「補呀，怎麼不補呀！」

中年胖商人搭嘴挪揄，接着笑了起來。

麻面小夥子虎着臉，一聲不響地，只用那發怒的眼鋒向馬來警察掃過，隨即在中年胖商人的臉上停一會兒。

這時有賣零食的小販走了上來，大聲地叫賣着。

中年胖商人拍拍同他講話的那位對手。

「走，去吃蚌蛤呵，檳榔嶼的蚌蛤眞好！」

麻面小夥子對着中年胖商人走去的背影，吐了一大口唾沫。

老頭子向他做做手勢。

「算了！算了！」

被小販叫賣聲擾動了的小孩，一面用手揉搓他圍在身上的裙子，一面骨都着嘴巴，纏着老頭子要錢。

麻面小夥子就對小孩招手道：

「擺燦，地馬洗德。」（即錢這裏有。）

隨即丟了兩個銅板給他。

一個賣包子的小販接着小孩的銅板，放在手掌裏看了一看，就退還來說：

「這裏不用這個。」

小孩子茫然不懂地接着銅板，望着走了的小販背影，便一下子哭了起來。

魁壯的一個馬來警察，便走來輕輕拍着小孩的頭，一面說着誰也不懂的馬來話，一面拿着小孩的銅板審視，不知是同情小孩還是中意了上面英王愛德華第五的象呢，就從他的褲袋裏取出兩個海峽殖民地的銅板來，換給小孩子了。

海港上拂着溫暖的風，陽光熱辣辣地晒上船尾來。





沒有歸宿的人　　胡其藻作



醫院裏的太太

周楞伽

在某一個中學校裏教書的一位先生生病了，生的是肺病，據醫生說已經到了第二期。病的起源連先生自己都不知道，也許是粉筆灰吃得太多，再不然便是教書教得太辛苦。一個好先生對於學生們是有益的，但有益於學生們却往往有害於自己。現在最要緊的事，是暫時擱下一切工作，易地到醫院裏去療養。因爲如若等到肺病交了第三期，那麼治療起來，就比較困難了。

可是先生却有些躊躇。他有兩個問題無法解決：第一他們一家的生計全靠他教書所得的薪金維持的，一天不教書，就少一天的收入，同時也使一家生計更向窘境走近一步。第二，住院的費用很大，頭等病房當然住不起，次一等的也要三五塊錢一天；一天三五塊，十天就要三五十塊，他在學校裏教書一月的薪金，還不夠在醫院裏作半月的消費。這樣，他的肺病縱使有治好的一天，但他以後的歲月，却將毫無樂處可得了。

爲了這兩個問題無法解決，先生非常困惱，他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辦。聽憑自己的身體糟蹋下去，而把一家生計維持起來呢？還是把自己的身體治好了，却使一家生計陷入窘境？

這就輪着太太出來說話了。太太是比較有主意的，她所抱的哲學是：「船到橋下自會直！」天無絕人之路，萬事都只顧目前就得，不必憂慮到將來。所以，見到先生那愁眉不展的樣子，她便笑着安慰他說：

「何苦呢！自己身上還有毛病，不要再急出別的病來。依我說，你還是住到醫院裏去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身體是第一要緊的。」

這話却說進了先生的心坎裏。先生細細一想，覺得太太的話實在不錯，身體到底比什麼都要緊。只要自己在世上活着一天，未來的經濟問題是不難解決的。於是，他便贊同了太太的意見，立刻雇了一輛汽車，由太太伴送他到醫院裏去。

醫院裏的環境很幽靜。先生所住的那二等病房的窗口，恰巧對着一個小小的花園。花園裏植滿了樹木。伏在窗上一看，滿眼綠油油的，一陣陣清爽的涼風，只是向人面上撲來，使人感到說不出的舒適。先生生平很少經歷過這種優美的環境，這時忍不住歎息了一聲，對太太說：

「想不到生了病，倒會享受到這樣的清福。可惜我不能常常住在這里！」

太太還沒有開口，忽然鼻端飄過一陣香風，一片白的衣影在她眼前一閃，使她眼裏霍的一亮。原來房裏已經進來了一位看護。這看護的容貌非常美麗：鵝蛋臉，配着端正的五官，活像月份牌上的人物一樣。太太一見，就不禁有些自慚形穢，同時心裏也忍不住着急起來。暗想：這怎麼使得！男子漢的心地是最活動不過的，放着這樣一個美麗的看護天天在他眼前，難保他不動心，一動心，則自己這太太的地位就不免岌岌可危了。於是，她便故意向那看護問道．

「你進來做什麼？」

那看護倒呆住了，這樣的問話似乎還是她做看護以來第一次聽到，她忍不住笑着說：

「我是這里的看護，這位先生是歸我照料的。」

「對不起！用不着你費心了。有我在這里，自會照料他。」太太

微微含了些怒意的說。

「這只怕不行罷，醫院裏似乎沒有這種規矩」。

「誰說沒有這種規矩？我們是夫妻，難道醫院裏的規矩，是應該拆散人家夫妻的嗎？太太有些冒火了，聲音提高得像霹靂一樣。

那看護見太太動了氣，不敢再說什麼，只得勉强退了出去。先生在一旁見了這情形，雖然覺得太太吃醋未免吃得過分了些，但他素來是畏懼太太的，也不敢作聲。太太非常得意，覺得戰退了這樣一個情敵，實在是值得驕傲的事，此後再也用不着擔憂先生會變心的了。

可是這得意的時間並不很長，不多一會，那看護又進房來了，背後還跟着一個醫生。這醫生一進房，就向太太解釋着醫院裏的規矩，說住院不比在家，爲了病人的安全起見，即使是最親密的人，有時也要限制探訪的次數和談話的時間的。他說的話雖然很多，但意思總括起來却只有一個，是要太太立刻就走。

太太沒有理由可以反駁醫生的話，但她又不放心讓這樣美麗的看護來伏侍先生，這就陷入兩難的境地了。不過她畢竟是個有主意的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立刻把雙手捧住了頭，沒口子的嚷着：

「哎喲！我頭痛！」

醫生和看護都嚇呆了。先生也吃了一驚，怎麼好端端的，一下子頭就痛了起來。但太太既然說頭痛，而且看她的樣子似乎痛得很厲害，也就只好請身旁的醫生順便代他診一診。醫生試了試太太的脈搏和體溫，完全與常人一樣，並不見有病的徵象，心裏暗暗奇怪。不過當醫生的總不肯說病人沒有病，於是，便也只得胡亂開了一張藥方，交給太太。

太太接過了藥方，却又說道：

「我想，我最好也能住在醫院裏。」

先生不禁有些着急了，怎麼太太立竟忘記了自己的經濟能力。他連忙悄悄的拉了太太衣袖一把。太太不理他，只是望着醫生的臉。醫生見有生意上門，當然很歡迎，便回頭向看護說：

「你領這位太太去看房間去。」

「不用忙，我就住在這間房裏好了。」

醫生明瞭了太太的意思，知道太太「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其用意無非是想和先生同住在一間房裏。覺得太太簡直是在和他開頑笑。不禁板起了面孔說：

「這不行！醫院裏沒有這種規矩。」

「不過我們是夫妻。」

「夫妻也不能這樣。你要知道，他生的是肺病，肺病是最容易傳染人的。」

太太這一氣非同小可。她望望醫生，又望望看護，看護是正向她作着一種揶揄的微笑。太太再也忍耐不住了，不由得向先生發話道：

「什麼瘟醫院，病還沒醫好，倒把人的肚子氣破了！上海的醫院很多，也不一定要在這里養病，我們還是退院罷。」

先生本來沒有主意，這時被太太吵得頭昏腦脹，也只好順從了她的意見，付清退院費用，和她一同出來。

在歸途上，先生想起白白花了這許多錢，未免有些肉痛。太太却很高興，覺得錢雖花了些，但先生却永遠是在她身旁的了。

印行已十九年之家庭讀物
婦女旬刊
提倡家庭教育
發展女子技能
每期大洋五分
全年連郵二元
上海代理福州路生活書店

接見

征農

我是被關在一個小號子裏。關小號子，原是對于一些不安份的朋友的一種特別待遇。但那位科長却告訴我，這是優待。關小號子的人，是完全與別的朋友隔離的，旣聽不到別人的聲音，也叫不應別人。于是，寂寞便使你不能不變成一付失去生活力的殭屍。

有一天，我正在玩弄着那付十二斤重的脚鐐，——讀者們，這脚鐐，才是這時唯一了解我的伴侶啊。——忽然，看守在號子外用那唱祭禮似的聲音喊着：

「八號李定接見！」

接着鉄鎖便一聲嗯索，開門了。

我慢慢把身體移近號子門口，從看守手中，拿來那張接見條子着。

「父親！」我的心，不禁劇烈地震動起來，我呆住了。「父親怎麼知道的呢？」

我極其艱苦的跟着看守走出了號子，艱苦地一步一移地通過了一個大弄堂。我不知要怎樣來安排我自己，不知應該怎樣對父親說第一句話。當然，我並沒有完全失去理性，我試想出了許多大道理來對自己解釋，但沒有用，那些大道理，僅僅浮起來，便被湍流着的血液溶化了。脚鐐的响聲，在這空洞的弄堂內，特別顯出凄凉，使我對這唯一的伴侶發生怨恨。

「什麼事？」時或，有朋友從他們自已的號子內，把嘴貼在門洞上担心地問着。因爲，這情形，除了接見，最易使人想到那常見的「弔去擠打。」

我連回答他們的心緒也沒有了。

走近特別接見室——謝謝科長的恩典，允許我和父親在這室內接見！——父親正有意躲避我似地在望着裏面那一無所有的土壁。我不自覺地放鬆脚步，特別是防止那脚鐐叮噹地作响。然而，一走進門，伴我父親來的阿羅却早已看到了。他衝動地迎上來，牽着我的手：

「定：」

我一面向他點頭，一面直視着我的父親。父親已急劇地轉過了身，他是那樣憔悴，那樣衰老，他不等我叫出一聲「父親，」便摸索地流下淚來。

「你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你……」他的嘴唇，他的臉，都在很痛苦的牽動。

他目不轉瞬地注視着我，從頭上到脚下，在脚下，他發見了那付鐐，他一直望着，他哭了。

「這……你……你？」他說不成一句話。

「不要緊的，馬上要出來的。」我不敢望着父親的臉。這時，我的心好像完全失去了作用。我裝出「不在乎的樣子向着阿羅，我在對阿羅微笑，天吓，這是怎麼的一種微笑阿。

「這怎麼過，這……」父親仍是望着脚鐐。

「這樣的生活，嚐嚐也好，」我只管和阿羅談着，但我的心却完全被父親的感情捉住。「不要緊的我又沒有犯罪的證據。」

一會，父親抹着眼淚抬起頭來了。他乞憐似地逼近着我的臉，他問我事情的經過，問我現得生活的情形。我沒有回答他一句話！我說不出，我的視線一碰着他便會昏迷。然而，父親不理解我這痛苦。

「你，你連告訴我一聲也不肯，你全不管我，還有你的母親該是

怎樣難過，你想，你這樣，這樣……」最後，他又瞪着那付脚鐐哭起來了。

我要怎樣來向他解釋呢？我該怎樣來安慰他們呢？

「不要緊，」我不知道這話是不是我自己說的，我也不知道這話是向誰說。

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挨過了幾分鐘。

「時間過了，下一次談吧。」站在門口監守着的看守，忽然放下臉來，把我們從昏迷中提起。

父親的臉和嘴，又牽動得非常的厲害，說不出話來，從身上顫抖地摸出了十塊錢紙票塞在我的手內。

「明天，明天我再……」

我很快的轉身移出了門，僅僅揚一揚手，連頭不回直向監內走。

這時，我的眼淚却再也忍不住湧下來了。



速寫

Efim Zozulya作
伍　月譯

有一個軍人出去演習了。他的脚上長着一個水泡，而且脫在他的隊伍的後面了。隊伍是沿小河邊的多污水的田野前進。他們走到一條橋的旁邊。袖上紮着白帶的一個哨兵立在那裏，他警告他們這條橋是已經「毀滅了」——照理論上講。他們就泅水渡過這條小河。寒冷的秋天的水包圍了他們的身體。小河潺潺地流着，冷得刺骨。

這位走得緩慢的軍人，現在覺得好些了，他就追趕他的隊伍。當他走到橋邊的時候，哨兵已經不在那裏了。在他這一邊的小河上是一個人也看不見的。這條橋已經被毀滅了，那只是假作的。事實上他是已經走過去了。但是他看出他的整個隊伍都是泅水渡過小河的。他想了一會兒，於是踏進冰冷的秋天的水裏去了。

中篇連載

平行線

李輝英

一

屯子叫趙家屯。

東面，南面，蜿蜒着一條矮嶺，給屯子作了天然的屛壁。嶺西極端，順着嶺根，由南向北流着一條小河，河兩岸，擺出密密的柳林，林背後是片片廣大無垠的農田。屯北，也有一條矮嶺，但它是又光又禿，除了亂石雜草外，再也沒有生出別樣東西；不像南嶺，旣然生有高大的林木，還在林木叢中開出一些山田。屯子裏面的房子，是順着這兩條嶺搭蓋着的，都是草房，拉成前後兩條街。說是街，其實就是通行車輛的大道，別沒有附設的買賣鋪商和集市。

屯子裏僅有的一所瓦屋，瓦屋四外還有與衆不同的磚牆圍着的，就是屯西南角的老爺廟。每年，廟裏都有一次盛大的香火會。那時候，廟前廟後搭出來臨時市場，人山人海的非常熱鬧，惟有這一時，是屯中人們交易的時期。然而這日子已然過去很久了，現在剩給古廟的是一片清靜。

趙家屯一到冬天，粉匠們毫不吝嗇的處處刷白粉，不，是順應了自然的季節給積了一層冰雪。夏天，處處又是青碧可愛的莊稼和園林；屯人們順着時序作着農事。屯裏的人家，差不多都靠種地爲生的，即或有幾家地主，像施大先生一類人家，還可以從佃戶身上取得一些租糧，但這是少有的。

屯裏的房舍，都是古舊破敗的，用一個多年患肺癆的病人來比擬，是再適宜沒有的了，若果一個多年肺癆病患者，任病勢增長不加醫治，那他的老境正和這些不加修茸的多年房舍一樣，同是無法收拾，救助的。

屯東頭，依着兩棵高大的楊樹，搭有三間茅屋，秫稭院落，用三條木棍支成的大門，一橫兩豎，恰如一個雙十字。門外一個不甚寬大的猪圈，兩隻猪爬在稀泥裏，半閉着眼睛在打瞌睡。

這家屋，是屬於王德仁老頭子的。他這時，正在想着他的兒子。三個多月了，他的兒子沒有下落。近六十歲的老頭子，惟其因爲有個兒子，才覺得活在世上有個撲奔，兒子一沒有，任什麼希望都毀滅了。他在忖思着：

「這兒子，不是養老的兒子。」

小老鼠在屋裏黑暗角落中，嚼着東西，誰知是嚼什怎東西呢，只是卡茲卡茲直麼響着。

這，使王德仁老頭子更想起他自己的兒子：

「要是中潴在家，早把他們打淨了，討厭的畜生，你們也來欺貧我麼？欺貧我孤單老頭子麼？」



兒子是能幹的，有氣力，作活作得好，兒子在時，家裏家外收拾得很乾淨的，這而今，屋子裏老鼠既然敢白晝吵鬧，屋外院心中更添了一地的亂草，秫楷葉和些成堆積聚的灰塵。

老人家傷心了。

「中藩，你的心腸眞狠，你媽死得早，就剩你一個親人了。你就不打算回家看看麼？養他的老麼？再不然，是你，是你撞到了事情了？……」

三個月前春天時候，雪還沒有化完，縣裏先下告示，收老百姓的槍枝，地契，緊接着日本兵跟警察隊也開過來，實行繳槍收契；兒子好模好樣變了心，跟一些年輕不務正的人們幹起來，把日本兵和警察隊打回去了，還打死了一個日本官。他們大聲喊叫着：

「不繳槍！」

「不繳地契！」

「跟日本兵拚命」

可是，三天過後，日本兵來了大隊人馬，他們跟着打了半天多，沒有打得過，都退走了。

這一退，王德仁的兒子就退出他的眼前，退出趙家屯，退到他無從尋覓的地方去。

當王中藩抗拒日本兵時，王德仁恨死了他的兒子，就因爲他不聽他的話。現在，兒子不在眼前，他又會日夜不止的懸念他了。這應說是一種矛盾的現象，只是他自己並沒有覺察出來。

現在不是三個月前的春天，不是冰雪尚未化淨的時候；現在是夏天，田地裏長滿了莊稼，還有樹林，野地都是又青又綠的。

一年前，如果在這同一時間內，屯裏人們都可以在田間看到一個名叫王中藩的年輕小夥子，在田裏剷地或是犂地，可是今年夏天，到處田裏尋不到他的影子。

王德仁在默祝着：

「天老爺，保佑他，他年輕不知道事故，他將來總會懂事的。」

其實，說他這是向天老爺默祝，倒不如說他向天老爺求饒。

他曾經向祖宗祈禱過，向屯裏山神廟，老爺廟許過愿，請求祖宗保佑他們的後代孩子的平安；請山神爺，關老爺保佑兒子的早日歸來。但是，祖宗，山神爺和關老爺都沒有在他祈求的期限內答應他，實現了他的要求。老頭子因此日夜過着無盼望無意味的日子了。

忽然，像是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從遠處傳過來，近了，彷彿踏進了大門。

「什麼人走路脚步這樣沉重？」

老頭子剛只想到這裏，一個漢子已經闖到屋子裏。

「爹爹，我回來了。」

是王德仁的兒子。

多麼不禁想，想着想着就回來了。多麼想不到！多麼希奇，多麼叫人驚喜不定的！

這不是眞事，這是大白天作夢。可是，老頭子儘管狐疑，還是口吃着說：

「你？你？……」

「是我，我回來了，爹爹。」

老頭子猛然抱住兒子的身子，急叫道：

「你張開嘴！」

兒子順從了，把兩片嘴張得大大的。

不錯，那虫蝕的大牙，還長在那裏沒有變樣。

不對，兒子的胳膊上添了東西，老頭子頭一低就看到了，因爲那是非常耀眼的。問：

「這是什麼玩意兒，中藩？」

「紅胳膊罩，當義勇軍的都有這記號。」

紅胳膊罩，就是一寸寬的一圈紅布，布上刺着五個白字：抗日義勇軍。

兒子當了義勇軍。

小老鼠不嚼東西了，一定是讓這名武士的威嚴鎮伏住了。屋子裏靜悄悄的。

別的事情都不要緊，王德仁想起來一件應該立刻辦理的事情，他眞有些怪自己老糊塗了。他放開兒子的身子，去尋找高香，掏抽屜，開櫃門，時間想不起放在什麼地方。他要到祖宗龕前，山神爺，關老爺面前去上香，叩拜，謝他們的大恩大德，當眞保佑了他的兒子平安回來了。明天，他要還愿呢，打算好再殺上一口猪，請上兩桌客——這畢竟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這是千古難遇的喜事，該賀一賀。

兒子看透這一回事，阻止着：

「爹，你別信神信鬼的，有什麼用呢。」

「眞是要燒香，這可不是件平常的事情。」

「神能保佑我回來？不是，是我自己保佑自己回來的，神爺不能替我邁動我的兩腿的。」

老頭子剛想辯正兒子的話語，不提防兒子又接着說：

「爹爹，我給你一樣東西看看，這東西是保佑我回到你面前的天神。」

兒子八成帶回來寶貝東西，這寶貝東西，這寶貝東西是衛護他平安回來的要件。老頭子立時想到封神演義各大仙人身上，他們都巧妙不同的寶貝，他暗暗爲兒子賀喜。他等着，放下了尋香的手。

「你認得這傢伙麼？」

不對了，不是他所想像到的「隱身草」一類寶貝，是從袋裏掏出來一枝小手槍。

「是……」

他說不上去。

「是一枝手槍！它就是保佑我重回家鄉的寶貝。」

兒子攔住他的話頭，插進來說。

「你要殺人麼？」

這回，老頭子急得不自主的嘴裏就冒出這句話。

一要殺日本兵！」

兒子變了性子，兒子不是從前的兒子了。兒子作的事情，不是他從前作的事情。兒子說的話，是强硬的，帶刺的。兒子的像貌沒有變更，只是兒子的性情完全變了樣。

日光往屋裏跳着，從後窗內進來的樹影，一陣陰沉一陣光亮的，老頭子眼睛看呆了，覺得一陣眼花，合上兩手，低聲叫了一聲「天」。隨後，盡力睜大了眼睛，刷清眼前閃動的陰影波盪，把身子靠到炕沿上——好像不這樣來他就會倒下去的——說：

「你打哪裏弄來的東西，快扔出去罷。還有那紅東西，也快撕下去。你該好好跟爹爹過日子。爹老了，爹快死了，沒有人看顧；爹就你一個人，爹給你討媳婦，你該應答允。爹什麼都指望在你的身上。……」

兒子不聽從，倒是不奈煩地攔住了話頭：

「怎麼，爹爹，你的老脾氣還沒有改？」

「那麼。你。中藩。就不能聽我的話？」

「我眞怕你絮叨。眞是的。」

把手槍揣進懷中。也不打招呼逕自去了。

二

王中藩一天到晚各處跑。一天到晚各處忙。王德仁老頭子猜不到他跑些什麼事情。但是無論如何，兒子確乎和從前不同了。然而他總是可憐自已的骨肉的，兒子儘管不聽從他的話，他可不能不關心他的身體和事業。有機會，他就說：

「中藩，你也該歇歇腿脚呀。」

「不，爹爹，我不累。」

「不累你就該作活呀。」他把話語引入正題。「菜地沒有剷，秋白菜也沒有種，你要幫爹作一點。」

「爹爹，我作的事情，比剷菜地，種白菜還重要多多的呀。」

「那麼，你還沒有收回你的心？你的打算不對呀，對你說，那是造反！」

爹是不好當的，兒子在外面不回來時，爹時時惦記着，好容易回來了，又不聽說聽勸，叫當爹的生氣，又叫當爹的担心。日本兵好像出過好幾囘告示，說凡是有人私藏槍枝，在鄉間作亂，就當造反治罪，兒子這樣來可怎麼能行。

「日本兵抓到你……」

「得方便還抓日本兵呢！」

沒有法子勸說了。兒子變成不務正的兒子了。

老頭子走在街上，遇見別人，別人不知道他的苦衷，還跟他笑着道喜呢：

「王老頭，你的兒子回來了，大喜大喜。」

再不然，就是：

「你眞燒了高香，王老頭，兒子平安回來了。」

也許，這些話是老實話，可是老頭子自己明白自己，兒子回來是回來了，憂愁也給他帶來不少，而且，還爲了他生着無限的氣憤。怎樣回答這些至誠的問話呢？回答不出眞情實話，只能敷衍着說：

「託你們的福。」

他不能把兒子不務正的地方說出來，人們知道了要笑話他的。

兒子越跑越能跑。南村北村東西屯，他的脚步跑遍了。人家的兒子都在田裏作活，冒着汗，喘着氣，拖着疲乏的身子賣力氣，他王老頭自己的兒子，簡直變成了一條瘋狗，或是一條野馬，不，一個瘋漢子，見到人就拉着走，走到無人地方停下脚，作手勢，說些打日本的話，有時半天半天工夫說。

夜裏，王老頭睡不着覺，難過。他爲了兒子才生存着，兒子却在打擊他的生存，那麼，兒子不是自己的血統？這兒子，難道說是他那死了的媽媽偷了別個男人弄出來的雜種？不能想，是醜事呀，是說不出口的。

以己身作則，老頭子想到年輕人心浮氣燥不安分的一個過程上，那麼兒子是走到了這個階級。他，心有所悟般的就猜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這事情，是他已經想過一遍的了。

不會猜錯的。

想到這，老頭子樂得不了，不管兒子是否睡着，很有把握地說道：

「中藩，爹爹猜到你的心事了，爹給你想法就是了。」

老頭子要快些給兒子討老婆，年輕人，只有老婆才能克服住天不怕地不怕任什麼不服從的天性。男人是一匹馬，老婆是一條韁繩，會把馬頭纏得緊緊的。

兒子眞沒有睡着，說了話：

「用不到你給我想法，有法子你給大家夥想罷，想怎樣能趕出去日本兵。」

氣人，還是這麼一套。

「我是說你自己的事情！」

「我知道怎樣辦我自己的事情，用不到你分心。」

兒子想不通，不，是他變成了笨種：這種話還聽不出來，他一心一意只記得他那一番大道理，睡覺，他大概也儘作些打日本的夢。人笨昏了。

這兒子，不是他爹的兒子，一定不是他爹的兒子，一定的，不是他爹的兒子，

可是，還是要說說，要來解說解說：

「我來想法給你討進一個姑娘，你明白麼，這是我說的『爲你自己的事情』的本意。」

「你，爹爹，說了一陣單只爲這一回事情麼？爹爹，老母猪是拖脚貨，我想多自由幾年，不願早早讓女人纏住身子。」

老頭子完全失望了。年輕輕的人，還有不喜愛牡的？是傻瓜，是個糊塗貨。究竟他的打日本主意好到什麼程度呢，可以使他忘了爹爹，忘記了討老婆？現在，只要是心裏稍微有路數的人，他決不會把日本兩個字連在一道講的，危險。但他却怎和日本作對，他是長混了。長得沒有出息了。

老百姓，當眞敢打日本？當眞能打得過？拿一塊玻璃往石磨上摔，應該摔出怎樣的結果呢。年頭變得快，世道變得快，人變得快，變到現在，把年青人變得不上正道了。

三個多月裏，究竟不知兒子在山裏作些什麼事情，若是他知道大概情形，也就容易測度兒子的心意了。問是問過他好幾次的，兒子幾次都是囘答他同樣簡單的一句話：

「我在山裏大幫中訓練着來的，預備打日本兵。」

想再詳細點打聽打聽，不行，兒子會把話頭拉到別的地方去。

祖宗爺總不能眼看自己子孫走到邪路上去，他會在暗中監視，誘導，保護的。子孫們學得好處，是可以耀祖光宗的嘛。在炕上，老頭子緊閉着兩眼，向着黑暗的屋子低聲祈禱着：

「先祖爺爺們，保佑你們不肖的孩子罷，中藩，他已經走到懸崖邊上，還往前闖，不行啊，拖他回來罷。指引他走到正路上來罷。……」

兒子反對他這樣事情，不等他再嘟噥下去，攔住話頭說：

「爹爹，沒有事作你不好靜靜躺在那裏麼？睡不着覺你不好數一二三四的數目麼？別請祖宗往囘拖我罷，他們也不會眞有這樣氣力。我是走正路的，爹爹，我對你說，我走的是最正路，一點不錯，錯走路的人是你，是你不肯跟我走啊。」

過一會，他又說：

「我問你，爹爹，要是我強姦了排長的小老婆，排長是不是把我看成他的仇人？是仇人，你想他要不要殺我？這道理你覺得對，那麼我走的路就不錯——日本不是咱們的仇人麼。同樣事情；別人搶去我們的東西，奪去我們的自由，都是仇人，日本人不就還樣逼迫，限制咱們麼，怎麼你還說我走的路不對？」

跟兒子說，是說不過他的，他這回回來，嘴確比從前會說了，兒子的比擬，是近乎情理，日本兵該說是仇人，但是，不，不能行……

莊稼按時生長，按時結實；野草按時復活，按時枯死；樹木也是按時繁榮，按時脫衣；人們按時起居，按時操作，按時休息；全趙家屯都是一樣，惟有王老頭他的兒子，不按步就班作事情。他的眼睛看不見草木五穀，他的耳朵聽不見鳥鳴狗吠，他的心中想着不正當的事情，他着丁迷了。

有什麼東西在魔難他。

王德仁恨死了他的老伴，她若是還活着，一定要抓着她的髮髻，狠狠打一頓，逼她，問她：

「你在哪裏收得來的野種！你這死不了的養汗老婆，說！說！」

她死去了，她挨不到這頓毒打了。

但是，不對：兒子的眼睛跟爹的眼睛一樣啊——兒子是自己的兒子。兒子的鼻子，跟爹的鼻子都是長長的呀——兒子是自己的兒子。兒子的耳朵，爹的耳朵一樣周正呀！兒子是自己的兒子。兒子的身子，大高個，膞大腰圍，兩條長腿，還有一雙大脚，都分明是他爹傳給他的——兒子是自己的兒子，兒子眞眞正正自己的兒子！從前是自己的兒子，現在還是自己的，就是有一宗，兒子的主意，不是他爹的主意了。

遇到這樣不上正路的兒子，硬僵僵的兒子，誰當爹，誰是苦惱的。

不，苦惱還是小事，叫人生氣却是難辦，老頭子後來氣得跟兒子這麼說：

「你要再不務正，再不聽我的話，就別在我家住，別管叫我爹，給我滾出去！」

這是背毒話，爲的恐嚇他一下，也許兒子會變變心，不行，兒子更沒有當成事情，也不生氣，反倒從從容容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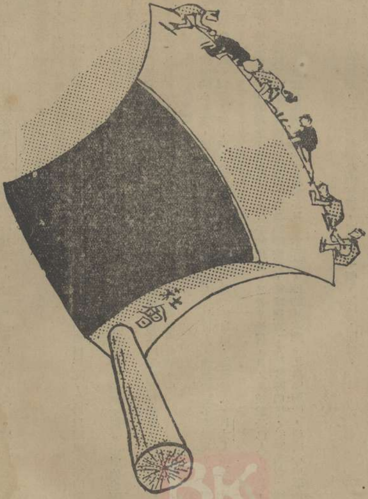
「家，我是要住的；爹，我也要管你吽；滾出去麼，現在可是還沒有到時候。」

他還緊接着說：

「生氣，爹爹，生氣人不禁老啊。」

——未完——

生活？



丁悚作

漫畫漫話

創刊號民國廿四年四月一日

編輯人 李輝英 凌波

發行人 黃世鈞 凌波

總經售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社址 上海廣東路一六一號 電話一九八〇二號

每月一日發行　每冊二角

預定全年十二冊半年不定

國內二元　國外五元

香港及澳門三元五角

廣告價目

裏封面	全頁	六十元	半頁三十元 ¼頁十八元
背面	全頁	五十元	半頁廿五元 ¼頁十六元
裏背面	全頁	五十元	半頁廿五元 ¼頁十六元
普通地位	全頁	三十五元	半頁廿元 ¼頁十二元

上開均係實價無折扣

徵稿規約

一 本刊圖畫文字均歡迎投稿

二 稿須繕繪清楚並於題前註明通信地址

三 來稿一經登載酌奉薄酬

四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即歸本社所有惟經預先聲明者例外本社編集彙刊或選刊時均得自由選入

五 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否則請豫先聲明

六 來稿如須退回請附回件郵票

七 來稿請寄上海廣東路一六一號漫畫漫話社

漫畫漫話



7192

上海之長城